

晉

書

斟

注

晉書辭注卷一百九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九

慕容皝

周家祿校勘記曰
下脫慕容翰陽希

慕容皝字元眞廐第三子也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
國春秋前燕錄作第二子

小字萬年魏書慕容廐傳廐死子元眞代立元眞名犯
恭宗廟諱諸史攷異十日案恭宗名晃元眞名皝凡音
同而偏旁異者不諱如顯祖名弘而姚泓不諱是也
據宇文莫槐傳元眞本名晃故避諱後俗寫改作皝龍
顏版齒身長七尺八寸雄毅多權略尙經學善天文

御覽

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
錄作雄毅善權略博學多才藝

廐爲遼東公立爲世

子建武初拜爲冠軍將軍左賢王

案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

錄作晉建武元年拜振武將軍

封望平侯

十六國疆域志曰望平漢

永昌初拜左賢王與此互異舊率眾征討累有功太寧末拜平北將軍進封朝鮮公

鹿卒嗣位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尋而宇

文乞得龜爲其別部逸豆歸所逐奔死於外皝率騎討

之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

通鑑晉紀注曰

榆陰城蓋在大榆河之陰安晉城在威德城東南

初皝庶兄建威翰驍武有雄

才素爲皝所忌母弟征虜仁廣武昭並有寵於鹿皝亦

不平之及鹿卒並懼不自容至此翰出奔段遼仁勸昭

舉兵廢皝殺昭遣使按檢仁之虛實遇仁於險瀆

漢志

險瀆屬遼東郡注應劭曰朝鮮王滿都也依水險故曰險瀆十六國疆域志曰險瀆漢舊縣後漢省未知何時所復讀史方輿紀要三十七曰險瀆城在廣寧衛東南案孰遣使遇仁於險瀆蓋卽漢縣之故城也未必其時復置此縣洪仁知事發殺孰使東歸平郭孰遣其弟建氏之說稍泥

武幼司馬佟燾等討之仁盡眾距戰幼等大敗皆沒於

仁襄平令王冰將軍孫機以遼東叛于孰東夷校尉封

抽護軍乙逸

通鑑晉紀注曰姓譜商湯字天乙支孫以爲氏

遼東相韓矯立菴

太守高詡等棄城奔還仁於是盡有遼左之地自稱車

騎將軍平州刺史遼東公宇文歸段遼及鮮卑諸部並

爲之援咸和九年孰遣其司馬封奔攻鮮卑木堤于白

狼

讀史方輿紀要十八曰白狼城在營州西南漢縣屬右北平後漢省

揚威淑虞攻烏丸

悉羅侯於平堀皆斬之材官劉佩攻乙連不剋

讀史方輿紀要

十八日乙連城在營州西南二百里東晉初段國之東境胡氏曰乙連城在曲水之西

段遼遂寇

徒河孰將張萌逆擊敗之遼弟蘭與翰寇柳城

通典一百九十

六作鬱蘭案史作蘭省文

都尉石琮擊敗之旬餘蘭翰復圍柳城孰

遣孟遠慕容汗及封奕等救之孰戒汗曰賊眾銳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慎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後擊之汗性驍銳遣千餘騎爲前鋒而進封奕止之汗不從爲蘭所敗死者大半蘭復攻柳城爲飛梯地道圍守二旬石琮躬勒將士出擊敗之斬首千五百級蘭乃遁歸是歲成帝遣謁者徐孟賁丘幸等持節拜孰鎮軍大將軍

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都督承制封拜一如虜
故事號自征遼東剋襄平仁所署居就令劉程以城降
新昌人張衡執縣宰以降於是斬仁所置守宰分徙遼
東大姓於棘城置和陽武次西樂三縣而歸

十六國疆域志曰三

縣屬遼東國

咸康初遣封奕襲宇文別部涉弈于大獲而還

涉弈于率騎追戰于渾水又敗之號將乘海討仁羣下

咸諫以海道危阻

御覽六十引十六國春秋海道作凌道

宜從陸路號曰

舊海水無凌自仁反已來凍合者三矣昔漢光武因滌
沱之冰以濟大業天其或者欲吾乘此而剋之乎吾計
決矣有沮謀者斬乃率三軍從昌黎踐凌而進仁不虞

旆之至也軍去平郭七里候騎乃告仁狼狽出戰爲旆

所擒殺仁而還

類聚入初學記七御覽六十八王隱晉書曰慕容晃上言正月十二日躬征平

郭遠假陛下天地之威將士竭命精誠感靈海爲冰結

冰凍立藉田於朝陽門東置官司以主之段遼遣其將

李詠夜襲武興遇雨引還

讀史方輿紀要十八日武興城在營州南其西與令支城

相都尉張萌追擊擒詠段蘭擁眾數萬屯于曲水亭將

攻柳城

通鑑晉紀注曰回水據載記當在好城西北好城與武興安晉俱相近也十六國疆域志曰龍

城縣有回水一曲作曲水王先謙水經注校本曰案陽田

河朱趙本作曲趙釋曰一清案直隸赤城縣水今謂之

陽田河又曰樣田河則曲乃田之誤方輿紀要樣田本

日雞田又考資治通鑑晉紀成帝咸康二年段遼別遣

段蘭將步騎數萬屯柳城西回水胡三省曰回水載記

作曲水水經注陽樂水出上谷且居縣東北流逕女祁

縣世謂之橫水又謂之陽曲水又濡河從塞外來西北
逕禦夷鎮城又東北逕孤山南又東南水流回曲謂之
曲水鎮又據載記曲水當在好城北胡氏所引乃兩曲
水一爲陽樂河今宣化府龍門縣之龍門河也一爲濡
水今灤河兩地懸殊非可混而爲一彼曲水文云濡水
又東南水流回曲謂之曲河鎮東北三百里今胡氏乃誤
禦夷鎮也此水在禦夷鎮之東北三百里今胡氏乃誤
爲曲河鎮耳且此曲水史云柳城西則當在灤州東北
界去上谷絕遠引陽樂水之陽曲河當之尤謬回曲田
三字易至混淆而此水今有樣田之名則固不可以曲
水實之矣

宇文歸入寇安晉爲蘭聲援號以步騎五萬擊之
師次柳城蘭歸皆遁遣封奔率輕騎追擊敗之收其軍

實館穀二旬而還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而歸必復重

至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遣封奔率騎潛于馬兜

山諸道十六國疆域志曰俄而遼騎果至奔夾擊大敗

龍城縣有馬兜山

之斬其將榮保遣兼長史劉斌郎中合陽景送徐孟等
歸于京師使其世子儁伐段遼諸城封奔攻宇文別部

皆大捷而歸立納諫之木以開讜言之路後徙昌黎郡

日知錄三十一曰昌黎有五晉書載記慕容皝徙昌黎郡又云破宇文歸之眾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及慕容盛之世有昌黎尹張順劉忠高雲以馮素弗爲昌黎尹馮跋之世有昌黎尹孫伯仁以史攷之當去龍城不遠此又築好城於乙連東使將軍蘭勃戍之以逼乙

一昌黎也

連又城曲水以爲勃援乙連饑甚段遼輸之粟蘭勃要

擊獲之遼遣將屈雲攻興國

通鑑晉紀注曰城蓋慕容氏所築

與皝將

慕容遵大戰於五官水上雲敗斬之盡俘其眾封奔等
以皝任重位輕宜稱燕王皝於是以咸康三年僭卽王

位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日十月僭卽燕王位於文德殿赦其境內以封

弈爲國相韓壽爲司馬裴開陽鷺王寓李洪杜羣宋該

劉瞻石琮皇甫眞陽協宋晃平熙張泓等御覽九百十

鴻爲慕容晃黃門郎甚寵愛之頤下生黃鬚三根長寸餘乃遣出宮看鶯鴨案張鴻當卽張泓蓋傳寫致譌

並爲列卿將帥起文昌殿乘金根車駕六馬出入稱警

蹕以其妻段氏爲王后世子儁爲太子皆如魏武晉文

輔政故事旣以段遼屢爲邊患遣將軍宋回稱藩于石

季龍請師討遼季龍於是總眾而至旣率諸軍攻遼令

支以北諸城遼遣其將段蘭來距大戰敗之斬級數千

掠五千餘戶而歸季龍至徐無遼奔密雲山季龍進入

令支怒毖之不會師也進軍擊之至于棘城戎卒數十萬四面進攻郡縣諸部叛應季龍者三十六城相持旬餘左右勸毖降毖曰孤方取天下何乃降人乎遣子恪等率騎二千晨出擊之季龍諸軍驚擾棄甲而遁恪乘勝追之斬獲三萬餘級築戍凡城而還段遼遣使詐降於季龍請兵應接季龍遣其將麻秋率眾迎遼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之

水經注釋十四日一清案通鑑晉紀成帝咸康四年燕王

毖遣慕容恪伏精騎七千于密雲山大敗麻秋于三藏口蓋三藏水所會之口也在今古北口塞外讀史方輿紀要謂密雲縣東北獲其司馬陽裕將軍鮮于亮擁段

武列水亦曰三藏川遼及其部眾以歸帝又遣使進毖爲征北大將軍幽州

牧領平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增邑萬戶持節都督單于
公如故虢前軍帥慕容評敗季龍將石成等于遼西斬
其將呼延晃張支掠千餘戶以歸段遼謀叛虢誅之季
龍又使石成入攻凡城不克進陷廣城虢雖稱燕王未
有朝命乃遣其長史劉祥獻捷京師兼言權假之意并
請大舉討平中原又聞庾亮薨弟冰翼繼爲將相乃表
曰臣究觀前代昏明之主若能親賢並建則政致升平
若親黨后族必有傾辱之禍是以周之申伯號稱賢舅
以其身藩于外不握朝權降及秦昭足爲令主委信二
舅幾至亂國逮于漢武推重田蚡萬機之要無不決之

及蚡死後切齒追恨成帝闇弱不能自立內惑豔妻外恣五舅卒令王莽坐取帝位每覽斯事孰不痛惋設使舅氏賢若穰侯王鳳則但聞有二臣不聞有二主若其不才則有竇憲梁冀之禍凡此成敗亦既然矣苟能易軌可無覆墜陛下命世天挺當隆晉道而遭國多難殷憂備嬰追述往事至今焚灼迹其所由實因故司空亮居元舅之尊勢業之重執政裁下輕侮邊將故令蘇峻祖約不勝其忿遂致敗國至令太后發憤一旦升遐若社稷不靈人神無助豺狼之心當可極邪前事不忘後事之表而中書監左將軍冰等內執樞機外擁上將昆

弟並列人臣莫疇陛下深敦涓陽冰等自宜引領臣常
謂世主若欲崇顯舅氏何不封以藩國豐其祿賜限其
勢利使上無偏優下無私論如此榮辱何從而生尊嗜
何辭而起

案詩小雅尊沓背憎釋文云本又作嗜
玉篇云尊沓或作嗜蓋三家詩異文也

往者

惟亮一人宿有名望尙致世變況今居之者素無聞焉
且人情易惑難以戶告縱令陛下無私於彼天下之人
誰謂不私乎臣與冰等名位殊班出處懸邈又國之戚
昵理應降悅以適事會臣獨矯抗此言者上爲陛下退
爲冰計疾苟容之臣坐鑿得失顛而不扶焉用彼相昔
徐福陳霍氏之戒宣帝不從至今忠臣更爲逆族良由

察之不審防之無漸臣今所陳可謂防漸矣但恐陛下
不明臣之忠不用臣之計事過之日更處焦爛之後耳
昔王章劉向每上封事未嘗不指斥王氏故令二子或
死或刑谷永張禹依違不對故容身苟免取譏於世臣
被髮殊俗位爲上將夙夜惟憂罔知所報惟當外殄寇
讐內盡忠規陳力輸誠以荅國恩臣若不言誰當言者
又與冰書曰君以椒房之親舅氏之昵總據樞機出內
王命兼擁列將州司之位昆弟網羅顯布畿甸自秦漢
以來隆赫之極豈有若此者乎以吾觀之若功就事舉
必享申伯之名如或不立將不免梁竇之迹矣每觀史

傳未嘗不寵恣母族使執權亂朝先有殊世之榮尋有負乘之累所謂愛之適足以爲害吾常忿歷代之主不盡防萌終寵之術何不業以一土之封令藩國相承如周之齊陳如此則永保南面之尊復何黜辱之憂乎竇武何進好善虛己賢士歸心雖爲閹豎所危天下嗟痛猶有能履以不驕圖國亡身故也方今四海有倒懸之急中夏逋僭逆之寇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復讎之憾豈得安枕逍遙雅談卒歲邪吾雖寡德過蒙先帝列將之授以數郡之人尙欲并吞彊虜是以自頃迄今交鋒接刃一時務農三時用武而猶師徒不頓倉有餘粟敵人

日畏我境日廣況乃王者之威堂堂之勢豈可同年而語哉冰見表及書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遂與何充等奏聽黈稱燕王其年黈伐高句麗王釗乞盟而還

隋書

四夷傳釗作昭列

明年釗遣其世子朝於黈初段遼之敗也建

威翰奔于宇文歸自以威名夙振終不保全乃陽狂恣酒被髮歌呼歸信而不禁故得周遊自任至於山川形便攻戰要路莫不練之黈遣商人王車陰使察翰翰見車無言撫膺而已車還以白黈曰翰欲來也乃遣車遺翰弓矢翰乃竊歸駿馬攜其二子而還黈將圖石氏從容謂諸將曰石季龍自以安樂諸城守防嚴重城之南

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不意冀之北土盡可破也

於是率騎二萬出蠓螭塞

讀史方輿紀要十日蠓螭或曰卽居庸音轉光緒順天府

志曰昌平州北八里爲舊城又西北十里爲龍虎臺又六里爲居庸關

長驅至于薊城進

渡武遂津入于高陽

水經易水注曰易水東流屈逕長城西又東南流過武遂縣南新城

縣北俗謂是水爲武遂津史記燕世家正義應劭曰高陽在河之陽因名讀史方輿紀要十二日高陽城在

縣東二十五里所過焚燒積聚掠徙幽冀三萬餘戶使陽裕唐

柱等築龍城構宮廟改柳城爲龍城縣

魏書慕容廆傳作和龍城御覽

一百七十五范亨燕書曰秋七月丁卯營新殿叔比頭

百七十四枚叔比頭六十二縣河岸崩出鐵築頭一千一

九十二燕書曰立門闕宮殿廟園籍田後遂改爲龍城

縣水經大遼水注曰燕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
福地也使陽裕築龍城改柳城爲龍城縣日知錄三十
一曰史言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福德之地乃
營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一統志柳城在永平府西二
十里龍山在府西四十里永平府舊志柳城在昌黎縣
西南六十里漢末爲烏桓所據曹操滅之歷魏晉爲慕
容氏父子所據隋置縣屬遼西郡唐置營州元省入昌
黎爲靜安社其說與史不同今府西二十里全無遺跡
而靜安社則嘉靖三十一一年立爲堡然皆非柳城之舊
也按唐書營州柳城郡下云城西四百八十里有渝關
守捉城又云西北接奚北接契丹通典營州柳城郡下
云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
平郡七百里南至契丹界七百里東至柳城郡七百里
七十里西至契丹界九十里而平州北平郡到契丹界七
東北到契丹界九十里而平州北平郡到契丹界七百里
郡七百里西至漁陽郡三百里東北到柳城郡七百里
是柳城在今永平之東北七百里而慕容氏之龍城昌
黎及魏以後之營州並在其地蒙古游牧記二曰土默
特部在喜峰口東北五百九十里古孤竹園漢置柳城
縣屬遼西郡咸康中慕容皝建都於此改爲龍城縣

於是成帝使兼大鴻臚郭希持節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

郭希作郭恡

拜駝侍中大都督河北諸軍事大將軍燕王其

餘官皆如故封諸功臣百餘人咸康七年駝遷都龍城

通鑑晉紀作八年御覽九百五十五引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初晃之遷于龍城也植松爲社主及秦滅燕大

風吹拔之後數年社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遼川無桑及鹿通于晉于晉求種江南平川之桑悉由吳來

勁卒四萬人自南陝以伐宇文高句麗又使翰及子垂

爲前鋒遣長史王寓等勒眾萬五千從北置而進高句

麗王釗謂駝軍之從北路也乃遣其弟武統精銳五萬

距北置躬率弱卒以防南陝翰與釗戰于木底大敗之

乘勝遂入丸都

讀史方輿紀要三十七日木底城在金州衛東胡氏曰此高麗之南道也又三

十八日九都城在朝鮮王京東北梁書夷貊傳地理攷證曰九都山名在今平安道熙川縣北境攷東藩紀要其國山上王始都於此迨其子東川王時爲魏將母邱儉所破移都平壤越五傳至故國原王復遷九都又四傳至王璵仍移平壤魏書外國傳地理攷證曰九都遼志作桓都東藩紀要云在宣川縣劍山韓國沿革史作在遼遠郡劍山南陝卽唐書高麗傳南蘇今順川縣地補錄西燕分道一由川進爲南道一由劍單馬而遁蓋燕師分道一由川進爲南道一由劍單馬而遁

竄掘釗父利墓載其尸魏書外國傳作乙弗利廣韻五質日前燕錄有高麗王乙弗利案利卽乙弗并其母妻珍寶掠男女五萬餘口焚其宮

利之省文 室毀丸都而歸明年釗遣使稱臣於竄魏書慕容廆傳曰釗單馬遁走

後稱臣貢其方物乃歸其父尸宇文歸遣其國相莫淺

於元眞渾伐竄諸將請戰竄不許渾以竄爲憚之荒酒縱獵不

復設備孰曰渾奢怠已甚今則可一戰矣遣翰率騎擊之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眾孰躬巡郡縣勸課農桑起龍城宮闕尋又率騎二萬親伐宇文歸以翰及垂爲前鋒歸使其騎將涉奔于盡眾距翰孰馳遣謂翰曰奔于雄悍宜小避之待虜勢驕然後取也翰曰歸之精銳盡在於此今若剋之則歸可不勞兵而滅奔于徒有虛名其實易與耳不宜縱敵挫吾兵氣於是前戰斬奔于盡俘其眾歸遠遁漠北孰開地千餘里徙其部人五萬餘落於昌黎改涉奔于城爲威德城

讀史方輿紀要十八日威德城在營

州東北晉初遼西鮮卑宇文涉夜干之南羅城也

行飲至之禮論功行賞各有

差以牧牛給貧家田于宛中

案宛中當從通典四
作苑中下文亦同公收

其八二分入私有牛而無地者亦田宛中公收其七三分入私孰記室參軍封裕諫曰臣聞聖王之宰國也薄賦而藏於百姓分之以三等之田十一而稅之寒者衣之飢者食之使家給人足雖水旱而不爲災者何也高選農官務盡勸課人治周田百畝亦不假牛力力田者受旌顯之賞惰農者有不齒之罰又量事置官量官置人使官必稱須人不虛位度歲入多少裁而祿之供百僚之外藏之太倉三年之耕餘一年之粟以斯而積公用於何不足水旱其如百姓何雖務農之令屢發二千

石令長莫有志勤在公銳盡地利者故漢祖知其如此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是以明章之際號次升平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里無煙飢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威以殄姦德以懷遠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襁負萬里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四焉殿下以英聖之資克廣先業南摧彊趙東滅句麗開境三千戶增十萬繼武闡廣之功有高西伯宜省罷諸苑以業流人人至而無資產者賜之以牧牛入既殿下之人牛豈失乎善藏者藏於百姓若斯而已矣

子相考卷一百一十一
三
適者深副樂土之望中國之人皆將壺餐奉迎石季龍
誰與居乎且魏晉雖道消之世猶削百姓不至於七八
持官牛田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
官中分百姓安之

通典四不至於七人作不至於
十入持官牛田作將官牛田

人皆

悅樂臣猶曰非明王之道而況增乎且水旱之厄堯湯
所不免王者宜濬治溝澮循鄭白西門史起溉灌之法
旱則決溝爲雨水則入於溝瀆上無雲漢之憂下無昏
墊之患句麗百濟及宇文段部之人皆兵勢所徙非如
中國慕義而至咸有思歸之心今戶垂十萬狹湊都城
恐方將爲國家深害宜分其兄弟宗屬徙于西境諸城

撫之以恩檢之以法使不得散在居人知國之虛實今
中原未平資畜宜廣官司猥多游食不少一夫不耕歲
受其飢必取於耕者而食之一人食一人之力游食數
萬損亦如之安可以家給人足治致升平殿下降覽古
今之事多矣政之巨患莫甚於斯其有經略出世才稱
時求者自可隨須置之列位非此已往其耕而食蠶而
衣亦天之道也殿下聖性寬明思言若渴故人盡芻蕘
有犯無隱前者參軍王憲大夫劉明竝竭忠獻款以貢
至言雖頗有逆鱗意在無責主者奏以妖言犯上致之
於法殿下慈弘苞納恕其大辟猶削黜禁錮不齒於朝

其言是也。殿下固宜納之。如其非也。宜亮其狂狷。罪諫臣而求直言。亦猶北行詣越。豈有得邪。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已無骨鯁。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員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聰僞之路。臣之所言當也。願時速施行。非也。登加罪戮。使天下知朝廷從善如流。罰惡不淹。王憲。劉明忠臣也。願宥忤鱗之愆。收其藥石之效。號乃。今日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君以黎元爲國。

黎元以穀爲命然則農者國之本也而二千石令長不遵孟春之令惰農弗勸宜以尤不修闢者措之刑法肅厲屬城主者明詳推檢具狀以聞苑囿悉可罷之以給百姓無田業者貧者全無資產不能自存各賜牧牛一頭若私有餘力樂取官牛墾官田者其依魏晉舊法溝洫溉灌有益官私主者量造務盡水陸之勢中州未平兵難不息動誠旣多官僚不可以減也待剋平凶醜徐更議之百工商賈數四佐與列將速定大員餘者還農學生不任訓教者亦除員錄夫人臣關言於人主至難也妖妄不經之事皆應蕩然不問擇其善者而從之王

憲劉明雖其罪應禁黜亦猶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
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詩不云乎無言
不酬其賜錢五萬明宣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

勿有所諱時有黑龍白龍各一見于龍山通典一百七十八見于作

關于讀史方輿紀要十 號親率羣僚觀之去龍二百餘

步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通典一百七十八日柳城縣龍山卽慕容號祭龍所

也嬉翔作嬉戲寰宇記七十一日扶黎故城在柳城縣東南其地帶龍山卽慕容祭龍之所 解角而

去號大悅還宮赦其境內號新宮曰和龍立龍翔佛寺

于山上水經大遼水注寺作祠 賜其大臣子弟爲官學生者號高

門生立東庠于舊宮以行鄉射之禮每月臨觀考試優

劣孰雅好文籍勤於講授學徒甚盛至千餘人親造太

上章以代急就又著典誠十五篇以教胄子慕容恪攻

高句麗南蘇剋之

通鑑晉紀注曰南蘇城在南陝之東讀史方輿紀要三十七曰南蘇城今

金州衛治高麗所置案韓國沿革史謂南蘇卽南陝與胡注異高麗好太王碑亦作南蘇城置戍而

還三年遣其世子偁與恪率騎萬七千東襲夫餘剋之

周家祿校勘記曰三年上脫年號按之當爲永和也案孰於僭王位時已封其世子偁爲太子此文當作太子

不當仍稱虜其王及部眾五萬餘口以還孰親臨東庠

考試學生其經通秀異者擢充近侍以久旱丐百姓田

租罷成周冀陽營丘等郡以勃海人爲興集縣河間人

爲宜集縣廣平魏郡人爲興平縣東萊北海人爲育黎

縣吳人爲吳縣悉隸燕國皝嘗畋于西鄙將濟河見一

父老服朱衣乘白馬舉手麾皝曰此非獵所王其還也

祕之不言遂濟河連日大獲後見白菟馳射之馬倒被

傷御覽八百三十二引異苑作明晨復乃說所見輦而

還宮引僞屬以後事以永和四年死在位十五年御覽

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引太子僞囑以後事

謂曰今中原未平方須經建委賢任哲此其時也恪智

勇兼濟力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九月薨于承乾

殿冬十月葬龍山陵曰龍平晉書校文五曰皝於成帝

咸和八年卽位至永和四年時年五十二僞僭號追諡文

明皇帝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諡

御覽一百七十四七百六十二引燕書稱昭成帝營

新殿似皝初諡或爲昭成然無左證不敢臆斷也

慕容翰

慕容翰字元邕廐之庶長子也性雄豪多權略援臂工射膂力過人廐甚奇之委以折衝之任行師征伐所在有功威聲大振爲遠近所憚作鎮遼東高句麗不敢爲寇善撫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于卒伍莫不樂而從之及奔段遼深爲遼所敬愛柳城之敗段蘭欲乘勝深入翰慮成本國之害詭說於蘭蘭遂不進後石季龍征遼皝親將三軍略令支以北遼議欲追之翰知皝躬自總戎戰必剋勝乃謂遼曰今石氏向至方對大敵不宜復以小小爲事燕王自來士馬精銳兵者凶器戰有危慮

若其失利何以南禦乎蘭怒曰吾前聽卿誑說致成今
患不復入卿計中矣乃率眾追毳蘭果大敗翰雖處仇
國因事立忠皆此類也及遼奔走翰又北投宇文歸旣
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吾旣思戀
而歸理無反面吾之弓矢汝曹足知無爲相逼自取死
也吾處汝國久恨不殺汝

晉書校文五曰御覽北齊書引前燕錄作誓不殺汝詳語

意崔錄似得其真又攷通鑑作恨恨不欲殺汝注恨恨相戀之情與誓字語意正合此語温公必有所本疑恨不殺汝四字卽恨恨不欲殺汝一語之譌脫

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

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
鏃追騎乃散旣至毳甚加恩禮建元二年從毳討宇文

歸臨陣爲流矢所中卧病積時後疾漸愈於其家中騎馬自試或有人告翰私習騎疑爲非常孰素忌之遂賜死焉通鑑晉紀考異曰三十國春秋云永和二年九月殺翰按自討宇文後翰未嘗預攻戰自建元二年至永和二年九月已踰翰臨死謂使者曰翰懷疑外奔年矣三十國春秋恐誤罪不容誅不能以骸骨委賊庭故歸罪有司天慈曲愍不肆之市朝今日之死翰之生也但逆胡跨據神州中原未靖翰常剋心自誓志吞醜虜上成先王遺旨下謝山海之責不圖此心不遂沒有餘恨命也柰何仰藥而死

陽裕

陽裕字士倫右北平無終人也少孤兄弟皆早亡單熒
獨立雖宗族無能識者惟叔父耽幼而奇之曰此兒非
惟吾門之標秀乃佐時之良器也刺史和演辟爲主簿
王浚領州轉治中從事忌而不能任石勒旣剋薊城問
棗嵩曰幽州人士誰最可者嵩曰燕國劉翰德素長者
北平陽裕幹事之才勒曰若如君言王公何以不任嵩
曰王公由不能任所以爲明公擒也勒方任之裕乃微
服潛遁時鮮卑單于段眷爲晉驃騎大將軍遼西公雅
好人物虛心延裕裕謂友人成泮曰仲尼喜佛肸之召
以匏瓜自喻伊尹亦稱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聖賢尙如

此況吾曹乎眷今召我豈徒然哉泮曰今華夏分崩九州幅裂軌迹所及易水而已欲偃蹇考槃以待大

一無通李

者俟河之清也人壽幾何古人以爲白駒之歎少游有云郡掾足以蔭後況國相乎卿追蹤伊孔抑亦知機其神也裕乃應之拜郎中令中軍將軍處上卿位厯事段氏五主甚見尊重段遼與孰相攻裕諫曰臣聞親仁善鄰國之寶也慕容與國世爲婚姻且孰令德之主不宜連兵構怨凋殘百姓臣恐禍害之興將由於此願兩追前失通款如初使國家有太山之安蒼生蒙息肩之惠遼不從出爲燕郡太守石季龍剋令支裕以郡降拜北

平太守徵爲尙書左丞段遼之請迎於季龍也裕以左丞相領征東麻秋司馬秋敗裕爲軍人所執將詣毖毖素聞裕名卽命釋其囚拜郎中令遷大將軍左司馬東破高句麗北滅宇文歸皆豫其謀毖甚器重之及遷都和龍裕雅有巧思毖所制城池宮閣皆裕之規模裕雖仕毖日近寵秩在舊人之右性謙恭清儉剛簡慈篤雖厯居朝端若布衣之士士大夫流亡羈絕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士無賢不肖皆傾身待之是以所在推仰初范陽盧諶每稱之曰吾及晉之清平厯觀朝士多矣忠清簡毅篤信義烈如陽士倫者實亦未幾及死毖

甚悼之時年六十一

晉書斟注卷一百九

晉書斟注卷百十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載記第十

慕容儁

周家祿校勘記曰下脫韓恆李產產子績

慕容儁字宣英

御覽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儁小字賀賴跋十三月而生有光

異之 皝之第二子也初廐常言吾積福累仁子孫當有中

原既而生儁廐曰此兒骨相不恆吾家得之矣及長身

長八尺二寸

御覽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二寸作一寸

姿貌魁偉博觀

圖書有文武幹畧

御覽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善屬文雅長辭賦

皝爲

燕王拜僞假節安北將軍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八年以僞爲

安北將軍十一年進

東夷校尉左賢王燕王世子皝死

拜使持節鎮東將軍

晉書校文五曰穆帝紀永和四年九月丙申慕容皝死子僞嗣

永和五年僭卽燕王位

年九月丙申慕容皝死子僞嗣

僞位皝傳亦言死於永和四年此云五年當爲四之譌

依春秋列國故事稱元年赦于境內是時石季龍死趙魏大亂僞將圖兼并之計

魏書慕容廆傳曰聞石氏亂乃礪甲嚴兵將爲進取之計

慕容恪爲輔義將軍慕容垂爲前鋒都督建鋒將軍

通鑑晉紀注曰輔弼輔義二將軍號一時劍置建鋒將軍亦劍置也簡精卒

二十餘萬以待期是歲穆帝使謁者陳沈拜僞爲使持

節侍中大都督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冀并平四州牧

穆帝

紀作幽平二州

大將軍大單于燕王承制封拜一如鹿麃故事

明年儁率三軍南伐

元和郡縣圖志三日三河縣本石趙臨洺縣地又曰臨渠晉永和六年

年燕慕容霸伐趙收安樂北平兵糧與其主儁會于臨渠

出自盧龍次于無終

魏書慕容

廐傳作鑿山除道入自盧龍水經濡水注曰濡水又東南逕盧龍塞塞道自無終縣東出渡濡水向林蘄

至清陘盧龍之險峻坂縈折故有九經之名矣燕景昭元璽二年遣將軍步渾治盧龍塞道茨山刊石令通方軌刻石嶺上以記事功其銘尙存通典一百

七十八日盧龍塞在平州城西北二百里

石季龍幽

州刺史王午棄城走留其將王他守薊儁攻陷其城斬

他因而都之徙廣寧上谷人于徐無代郡人于凡城而

還及冉閔殺石祗僭稱大號遣其使人常煒聘於儁儁

引之觀下使其記室封裕詰之曰冉閔養息常才負恩

篡逆有何祥應而僭稱大號煒曰天之所興其致不同
狼烏紀于三王麟龍表于漢魏寡君應天馭厥能無祥
乎且用兵殺伐哲王盛典湯武親行誅放而仲尼美之
魏武養於宦官莫知所出眾不盈旅遂能終成大功暴
胡酷亂蒼生屠膾寡君奮劍而誅除之黎元獲濟可謂
功格皇天勳侔高祖恭承乾命有何不可裕曰石祗去
歲使張舉請救云璽在襄國其言信不又聞閔鑄金爲
己象壞而不成柰何言有天命煒曰誅胡之日在鄴者
畧無所遺璽何從而向襄國此求救之辭耳天之神璽
實在寡君且妖孽之徒欲假奇眩眾或改作萬端以神

其事寡君今已握乾符類上帝四海懸諸掌大業集於
身何所求慮而取信此乎鑄形之事所未聞也儁旣銳
信舉言又欣于閔鑄形之不成也必欲審之乃積薪置
火於其側命裕等以意喻之煒神色自若抗言曰結髮
已來尚不欺庸人況千乘乎巧詐虛言以救死者使臣
所不爲也直道受戮死自分耳益薪速火君之大惠左
右勸儁殺之儁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閒此亦人臣常事
遂赦之遣慕容恪略地中山慕容評攻王午于魯口十六
國疆域志曰饒陽有魯口鎮寰宇記曰自石苻秦及後
魏博陵郡並理魯口鎮又曰滹沱有魯沱之名故曰魯
口恪次唐城冉閔將白同中山太守侯龕固守不下恪

留其將慕容彪攻之進討常山評次南安王午遣其將

鄭生距評評逆擊斬之侯龕踰城出降恪進剋中山斬

白同儁軍令嚴明諸將無所犯閔章武太守賈堅率郡

兵邀評戰于高城擒堅於陣

御覽七百四十四燕書曰賈堅字世固彎弓三石餘

烈祖以堅善射故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使射日能中之平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老正可中之格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一矢摩腹背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格曰復能中平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爲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堅時年六十餘矣觀者咸服其妙通鑑晉紀考異曰燕書賈堅傳烈祖問堅年對以受新命始及三載烈祖悅其言拜樂陵太守案堅拜樂陵當在被擒之後

斬首三千餘級是歲

丁零翟鼠及冉閔將劉準等率其所部降于儁封鼠歸

義王拜準左司馬時鮮卑段勤初附於儁其後復叛儁

遣慕容恪及相國封奕討冉閔于安喜慕容垂討段勤

于釋慕容儁如中山爲二軍聲勢閔懼奔于常山恪追及

於泝水

案卽下文之泝河水經注釋十一曰一清按水經本有泝水篇今失亡矣寰宇記定州安喜縣

泝水經注云泝水歷天井澤南流所播爲澤俗名爲天井

疑是泝水之訛說文尾見本注其中所歷之道

核山東北入海泝水源見說文尾見本注其中所歷之道

僅有定州一語較之他篇脫失尤甚讀史方輿紀要閔

十四曰泝水在定州南舊由新樂縣流入州界今涸

威名素振眾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師老卒疲實爲難

用加其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

今分軍爲三部掎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

其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

君但厲卒從傍須其戰合夾而擊之蔑不剋也及戰敗

之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戰于魏昌廉臺閔師大敗

斬首七千餘級

擒閔送之

魏書慕容廆傳曰大破冉閔於魏昌廉臺擒之

斬於龍城恪屯軍滹

沱閔將蘇亥遣其將金光率騎數千襲恪恪逆擊斬之

亥大懼奔于并州恪進據常山段勤懼而請降遂進攻

鄴閔將蔣幹閉城距守儁又遣慕容評等率騎一萬會

攻鄴是時鷓巢于儁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雛項上有豎

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儁謂羣僚曰是何祥也咸稱

鷓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天章甫之

象也巢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徵也三子

者數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五行之錄
以御四海者也僞覽之大悅既而蔣幹率銳卒五千出
城挑戰慕容評等擊敗之斬首四千餘級幹單騎還鄴
於是羣臣勸僞稱尊號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日輔國奕等二百一十人勸
稱尊號僞荅曰吾本幽漠射獵之鄉被髮左衽之俗厯數
之錄寔有分邪卿等苟相褒舉以覲非望實匪寡德所
宜聞也慕容恪封弈討王午于魯口降之尋而慕容評
攻剋鄴城送冉閔妻子僚屬及其文物于中山先是蔣
幹以傳國璽送于建鄴僞欲神其事業言厯運在己乃
詐云閔妻得之以獻賜號曰奉璽君因以永和八年僭

卽皇帝位

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日十一月僭卽皇帝位于正陽前殿

大赦

境內建元曰元璽署置百官以封弈爲太尉慕容恪爲侍中陽鶩爲尙書令皇甫眞爲尙書左僕射張希爲尙書右僕射宋活爲中書監韓恆爲中書令其餘封授各有差追尊廆爲高祖武宣皇帝統爲太祖文明皇帝時朝廷遣使詣僞僞謂使者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矣初石季龍使人探策于華山得玉版文曰歲在申酉不絕如幾歲在壬子眞人乃見及此燕人咸以爲僞之應也改司州爲中州

十六國疆域志曰中州凡

得漢舊郡二魏郡三晉郡一新置郡二共入

郡魏郡貴鄉黎陽汲郡廣平陽平河內平陽置司隸校

尉官羣下言大燕受命上承光紀黑精之君運厯傳屬
代金行之后宜行夏之時服周之冕旗幟尙黑牲牲尙
玄備從之其從行文武諸藩使人及登號之日者悉增
位三級泐河之師守鄴之軍下及戰士賜各有差臨陣
戰亡者將士加贈二等士卒復其子孫殿中舊人皆隨
才擢敘立其妻可足渾氏爲皇后元和姓纂六曰可足
渾疑並與可朱渾同
隨音轉耳世子暉爲皇太子晉宣朔將軍榮胡以彭城魯郡
叛降于儁常山人李嶺聚眾數千反于普壁壘儁遣募
容恪率眾討降之初冉閔既敗王午自號安國王午旣
死呂護復襲其號保于魯口恪進討走之遣前軍悅綰

追及于野王

元和八年十一月悅和綽鮮卑人鮮卑人清泉侯悉降其眾如以

國降于儁

晉書校文五日載記不載此事以慕容評爲都督秦雍益

梁江揚荆徐兗豫十州河南諸軍事權鎮于洛水

州皆遙領

晉畧

無實土

慕容彊爲前鋒都督都督荆徐二州緣淮諸

軍事進據河南儁自和龍至薊城幽冀之人以爲東遷

互相驚擾所在屯結其下請討之儁曰羣小以朕東巡

故相惑耳今朕旣至尋當自定然不虞之備亦不可不

爲於是令內外戒嚴苻生河內太守王會黎陽太守韓

嵩以郡歸儁晉蘭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建興太

守高弇

晉畧曰建興郡未詳所在

各以郡叛歸于儁初儁車騎大將

軍范陽公劉寔屯據蓟城降于苻氏至此率戶二千詣
薊歸罪拜後將軍高句麗王釗遣使謝恩貢其方物儻
以釗爲營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
王如故儻給事黃門侍郎申胤上言曰夫名尊禮重先
王之制冠冕之式代或不同漢以蕭曹之功有殊羣辟
故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世無其功則禮宜闕也至於東
宮體此爲儀魏晉因循制不納焉今皇儲過謙準同百
僚禮卑逼下有違朝式太子有統天之重而與諸王齊
冠遠游非所以辨章貴賤也祭饗朝慶宜正服袞衣九
文冠冕九旒又仲冬長至太陰數終黃鍾產氣緜微於

下此月閉闕息旅后不省方禮記曰是月也事欲靜君子齋戒去聲色唯周官有天子之南郊從八能之說或以有事至靈非朝饗之節故有樂作之理王者慎微禮從其重前來二至闕鼓不宜有設今之鏗鏘蓋以常儀二至之禮事殊餘節猥動金聲驚越神氣施之宣養實爲未盡又朝服雖是古禮絳禱始於秦漢迄于今代遂相仍準朔望正旦乃具袞舄禮諸侯旅見天子不得終事者三雨沾服失容其在一焉今或朝日天雨未有定儀禮貴適時不在過恭近以地溼不得納舄而以袞襪改履案言稱朝服所以服之而朝一體之間上下二制

或廢或存實乖禮意大燕受命佯蹤虞夏諸所施行宜損益定之以爲皇代永制僞曰其劍焉不趨事下太常參議太子服袞冕冠九旒超級逼上未可行也冠服何容一施一廢皆可詳定初段蘭之子龕因冉閔之亂擁眾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藩于建鄴遣書抗中表之儀非僞正位僞遣慕容恪慕容塵討之恪既濟河龕弟熙驍勇有智計言於龕曰慕容恪善用兵加其眾旅旣盛恐不可抗也若頓兵城下雖復請降懼終不聽王但固守熙請率精銳距之若其戰捷王可馳來追擊使虜匹馬無反如其敗也遽出請降不失千戶侯也龕弗從熙

固請行龕怒斬之率眾三萬來距恪恪遇龕於濟水之南與戰大敗之遂斬其弟欽盡俘其眾恪進圍廣固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剋敵有宜急而取之若彼我勢均且有疆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疆彼弱外無寇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賊黨眾未離心濟南之戰非不銳也但其用之無術以致敗耳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剋之必矣但恐傷吾士眾自有事已來卒不獲寘吾每思之不覺忘寢亦何宜輕殘人命乎當

持久以取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乃築室反耕嚴固圍
壘龕所署徐州刺史王騰索頭單于薛雲降于恪段龕
之被圍也遣使詣建鄴請救穆帝遣北中郎將荀羨赴
之憚虜彊遷延不敢進攻破陽都斬王騰以歸恪遂剋
廣固以龕爲伏順將軍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于茆留
慕容廆鎮廣固恪振旅而歸僞太子暉死僞諡獻懷升
平元年復立次子暉爲皇太子赦其境內改元曰光壽
御覽二十九引崔遣其撫軍慕容垂中軍慕容虔與護
鴻前燕錄作壽光軍平熙等率步騎八萬討丁零勅勒于塞北大破之唐書

外國傳曰救勒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其後訛
爲鐵勒唐之鐵勒十五種是也丁謙唐書突厥傳地理

攷證曰突厥爲鮮卑人種漢丁零國又稱高車丁零而
丁零別名狄歷一名勒勒轉爲鐵勒突厥亦狄歷勒勒
鐵勒之轉音也 俘斬十餘萬級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餘萬初

廐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石季龍之伐棘城也

將出避難欲乘之馬悲鳴踈齧人莫能近

異先朝孤常杖之濟難今不欲者蓋先君之意乎乃止

季龍尋退

比之於鮑氏聽命鑄銅以圖其象親爲銘贊鐫勒其傍

置之薊城東掖門是歲象成而馬死

太平廣記四百三十五廣古今五行

記曰慕容廆初有赭白馬常自乘之既爲石虎所圍力
弱分將危陷棄眾將逃以此馬奔而韝之馬見鞍輹蹄
齧不得近乃止俄而鄴使至石虎國有難虎旋歸至是
時馬年四十九歲矣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

前燕錄曰至於器物車室皆著銘讚以爲勸戒元和郡縣補志三引郡國志曰薊城南北九里東西七里開七門慕容儁都此鑄銅爲馬因名銅馬門今大廳前石面長二尺高一丈歷代不敢開銘曰秦建二年造銅虎符讓昨案慕容氏無秦建年號恐有訛文 匈奴單于賀賴頭率部落二萬五

千降于儁拜爲西將軍雲中郡公處之于代郡平舒城

晉太山太守諸葛攸伐其東郡儁造慕容恪距戰王師

敗績北中郎將謝萬先據梁宋懼而遁歸

晉書校文五日謝萬時爲

西中郎將北中郎將則郗曇也傳脫郗名而以其官加之萬疏矣又攷帝紀萬喪師事在升平三年七月荀羨山莊之敗則在二年十二月今先敘列萬事而羨敗遠次於下文敘事先後倒置 恪進兵入寇

河南汝穎譙沛皆陷置守宰而還儁自薊城遷于鄴赦其境內繕修宮殿復銅雀臺廷尉監常煒上言大燕雖

革命創制至於朝廷銓謨亦多因循魏晉唯祖父不殮葬者獨不聽官身清朝斯誠王教之首不刊之式然禮貴適時世或損益是以高祖制三章之法而秦人安之自頃中州喪亂連兵積年或遇傾城之敗覆軍之禍坑師沈卒往往而然孤孫煢子十室而九兼三方岳峙父子異邦存亡吉凶杳成天外或便假一時或依羸博之制孝子糜身無補順孫心喪靡及雖招魂虛葬以敘罔極之情又禮無招葬之文令不此載若斯之流抱琳琅而無申懷英才而不齒誠可痛也恐非明揚側陋務盡時珍之道吳起二陳之疇終將無所展其才幹漢祖何

由免於平城之圍邗支之首何以懸於漢關謹案戊辰
詔書蕩清瑕穢與天下更始以明惟新之慶五六年間
尋相違伐於則天之體臣竊未安僞曰煒宿德碩儒練
明刑法覽其所陳良足採也今六合未寧喪亂未已又
正當搜奇拔異之秋未可才行兼舉且除此條聽大同
更議使昌黎遼東二郡營起鹿廟范陽燕郡構甄廟以
其護軍平熙領將作大匠監造二廟焉苻堅平州刺史
劉特率戶五千降于僞河間李黑聚眾千餘攻略州郡
殺棗彊令衛顏儁長樂太守傅顏討斬之常山大樹自
拔根下得璧七十珪七十三

御覽三十九引崔鴻前燕錄作壽光三年常山寺大

樹根下得璧七十二圭七十又一百光色精奇有異常
二十一引作璧二十七圭亦七十三

玉儁以爲嶽神之命遣其尙書郎段勤以太牢祀之初
冉閔之僭號也石季龍將李厯張平高昌等並率其所
部稱藩於儁遣子入侍旣而投款建鄴結援苻堅並受
爵位羈縻自固雖貢使不絕而誠節未盡呂護之走野
王也遣弟奉表謝罪於儁拜盩南將軍河內太守又上
黨馮鸞自稱太守附于張平平屢言之儁以平故赦其
罪以爲京兆太守護鸞亦陰通京師張平跨有新興雁
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壘壁三百餘胡晉十餘萬
戶遂拜置征鎮爲鼎峙之勢儁遣其司徒慕容評討平

領軍慕輿根討鴛

御覽七百四十四燕書曰慕容根善射嘗從行獵有一野羊立於懸崖太

祖命左右射之莫有中者根自慕求射之一發而中元和姓纂八曰鮮卑慕容氏音訛爲慕輿氏案載記凡作

慕輿者均同

司空陽鶩討昌撫軍慕容臧攻厯并州壘壁降

者百餘所以尙書右僕射悅綰爲安西將軍領護匈奴
中郎將并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征西諸葛驤鎮北蘇
象宜東喬庶鎮南石賢等率壘壁百三十八降于儁儁
大悅皆復其官爵旣而平率眾三千奔于平陽鶩奔于
野王厯走滎陽昌奔邵陵悉降其眾儁于是復圖入寇
兼欲經略關西乃令州郡校閱見丁精覆隱漏率戶留
一丁餘悉發之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明年大集

將進臨洛陽爲三方節度武邑劉貴上書極諫陳百姓
凋弊召兵非法恐人不堪命有土崩之禍并陳時政不
便于時者十有三事僞覽而悅之付公卿博議事多納
用乃改爲三五占兵寬戎備一周悉令明年季冬赴集
鄴都是歲晉將荀羨攻山荏拔之斬僞太山太守賈堅
僞青州刺史慕容塵遣司馬悅明救之羨師敗績復陷
山荏僞立小學于顯賢里以教胄子封其子泓爲濟北
王冲爲中山王讌羣臣於蒲池讀史方輿紀要四十九
日蒲池在故鄴城外
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潸然流涕顧謂羣
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孤常謂二主緣

愛稱奇無大雅之體自陞亡以來孤鬚髮中白始知二
主有以而然卿等言陞定何如也孤今悼之得無貽怪
將來乎其司徒左長史李續對曰獻懷之在東宮臣爲
中庶子既忝近侍聖質志業臣實不敢不知臣聞道備
無愆其唯聖人乎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闕也儻曰卿
言亦以過矣然試言之續日至孝自天性與道合此其
一也聰敏慧悟機思若流此其二也沈毅好斷理詣無
幽此其三也疾諛亮物雅悅直言此其四也好學愛賢
不恥下問此其五也英姿邁古藝業超時此其六也虛
襟恭讓尊師重道此其七也輕財好施勤恤民隱此其

八也備泣日卿雖褒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旣不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王以世傳授景茂幼冲器藝未舉卿以爲何如續日皇太子天資岐嶷聖敬日躋而入德闕然二闕未補雅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爲損耳備顧謂暉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戢之因問高年疾苦孤寡不能自存者賜穀帛有差備夜夢石季龍齧其臂寤而惡之命發其墓剖棺出尸踣而罵之曰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遣其御史中尉約陽元約數其殘酷之罪鞭之棄于漳水御覽一百二十一引約十六國春秋前燕錄臂作臂又五百四十九車類秦書曰初慕容暉在鄴居石虎宮夢虎齧其臂寡人求虎殞所在女子李勉魏鑑

難告暉在東明觀下掘得之屍僵不毀暉裸而罵之日
死胡安敢夢生天子鞭撻毀辱投之漳河河流迅疾終
不移轉暉後爲臣臨作武所執乃悟焉苻堅以李勉無
狀無少長悉坑之水經濁漳水注十日祭陌慕容儁投
石虎尸處田融以爲紫陌也高僧傳佛圖澄傳曰慕容
儁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見虎齧其臂意謂石虎爲祟
乃募覓虎屍於東明館掘得之屍殮不毀傳踰之罵曰
死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爲汝兒所圖況復他
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移秦將王猛乃收
而葬之麻襦所言之殿柱也案車書作慕容暉暉當是
儁之誤暉爲巨虎所執悟而悔焉蓋悔其父誤用李勉
之言不必卽以爲暉事也約陽水經洹水注亦作陽約
當從元諸葛攸又率水陸二萬討儁入自石門屯于河
本爲是

渚攸部將匡超進據嶠嶢蕭館屯于新柵又遣督護徐
囧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爲東西聲勢儁遣慕容評傅
顏等統步騎五萬戰于東阿王師敗績塞北七國賀蘭

涉勒等皆降俄而僑寢疾謂慕容恪曰吾所疾惛然覽御

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作吾患惛頓當恐不濟修短命也復何所

恨但二寇未除景茂冲幼慮其未堪多難吾欲遠追宋
宣以社稷屬汝恪曰太子雖幼天縱聰聖必能勝殘刑
措不可以亂正統也僑怒曰兄弟之閒豈虛飾也恪曰
陛下若以臣堪荷天下之任者寧不能輔少主乎僑曰
若汝行周公之事吾復何憂李續清方忠亮堪任大事
汝善遇之是時兵集鄴城盜賊互起每夜攻劫晨昏斷
行於是寬常賦設奇禁賊盜有相告者賜奉車都尉捕
誅賊首木彀和等百餘人乃止升平四年僑死時年四

十二在位十一年御覽一百二十一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作四年正月僞薨於應福前殿
年五十三晉書校文五日僞立於永和四年至升平四年凡十三年此云十一年一當爲三之譌前燕錄言僞於四年正月薨年五十三正與殿本攷證所云一本僞作時年五十三者合然則此言四十二亦少一年
謚景昭皇帝廟號烈祖墓號龍陵僞雅好文籍自初卽位至末年講論不倦覽政之暇唯與侍臣錯綜義理凡所著述四十餘篇性嚴重慎威儀未曾以慢服臨朝雖閑居宴處亦無懈怠之色云

韓恆

韓恆字景山灌津人也

御覽六百十六引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曰韓景山安平灌津人

案地理志上安平郡下觀津此灌字爲觀之譌

父默以學行顯名恆少能屬

文

御覽六百十六引前燕錄作年十歲能屬文

師事同郡張載載奇之日王

佐才也身長八尺一寸博覽經籍無所不通

御覽六百十六前燕

錄曰口誦書三與身齊

永嘉之亂避地遼東廐既逐崔苾復徙昌

黎召見嘉之拜參軍事咸和中宋該等建議以廐立功一隅勤誠王室位卑任重不足以鎮華夷宜表請大將軍燕王之號廐納之命羣僚博議咸以爲宜如該議恆駁曰自羣胡乘閒人嬰荼毒諸夏蕭條無復綱紀明公忠武篤誠憂勤社稷抗節孤危之中建功萬里之外終古勤王之義未之有也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思名位不高故桓文有寘復一匡之功亦不先求禮命以令

諸侯宜繕甲兵候機會除羣凶靖四海功成之後九錫
自至且要君以求寵爵者非爲臣之義也庖不平之出
爲新昌令孰爲鎮軍復參軍事遷營丘太守政化大行
儁爲大將軍徵拜諮議參軍加揚烈將軍儁僭位將定
五行次眾論紛紜恆時疾在龍城儁召恆以決之恆未
至而羣臣議以燕宜承晉爲水德旣而恆至言於儁曰
趙有中原非唯人事天所命也天寶與之而人奪之臣
竊謂不可且大燕王迹始自於震於易震爲青龍受命
之初有龍見於都邑城龍爲木德幽契之符也儁初雖
難改後終從恆議儁祕書監清河聶熊聞恆言乃歎曰

不有君子國何以興其韓令君之謂乎後與李產俱傅東宮從太子暉入朝傅顧謂左右曰此二傅一代偉人未易繼也其見重如此

李產 子續

李產字子喬范陽人也

李邕雲麾將軍李秀碑曰姓苗曰范陽李者其先出自隴西洎

前燕太子太保武陵元公產產子續濟北郡守抗後少魏北營州刺史固安侯崇崇子儼遼東太守因家焉

剛厲有志格永嘉之亂同郡祖逖擁眾部於南土力能自固產遂往依之逖素好從橫弟約有大志產微知其旨乃率子弟十數人閒行還鄉里仕於石氏爲本郡太守及慕容儁南征前鋒達郡界鄉人皆勸產降產曰夫

受人之祿當同其安危今若舍此節以圖存義士將謂
我何眾潰始詣軍請降僞嘲之曰卿受石氏寵任衣錦
本鄉何故不能立功於時而反委質乎烈士處身於世
固當如是邪產泣曰誠知天命有歸非微臣所抗然犬
馬爲主豈忘自效但以孤窮勢蹙致力無術僴倪歸死
實非誠款僞嘉其慷慨顧謂左右曰此真長者也乃擢
用之厯位尙書性剛正好直言每至進見未曾不論朝
政之得失同輩咸憚焉僞亦敬其儒雅前後固辭年老
不堪理劇轉拜太子太保

案據李秀碑產封武陵公諡曰元本傳失載

謂子

績日以吾之才而致於此始者之願亦已過矣不可復

以西夕之年取笑於來今也固辭而歸死於家子續案

李秀碑作產子續此續字爲續之誤

續字伯陽少以風節知名清辯有辭理弱冠爲郡功曹時石季龍親征段遼師次范陽百姓饑儉軍供有闕季龍大怒太守惶怖避匿續進曰郡帶北裔與寇接壤疆場之閒人懷危慮聞輿駕親戎將除殘賊雖嬰兒白首咸思效命非唯爲國亦自求宜雖身膏草野猶甘爲之敢有私吝而闕軍實但比年災儉家有菜色困弊力屈無所取濟逋廢之罪情在可矜季龍見續年少有壯節嘉而恕之於是太守獲免刺史王午辟爲主簿儁之南

征也隨午奔魯口鄧恆謂午曰績鄉里在北父已降燕
今雖在此終不爲用方爲人忠午曰績於喪亂之中捐
家立義情節之重有侔古烈若懷嫌害之必駭眾望恆
乃止午恐績終爲恆所害乃資遣之及到儁責其背親
後至績荅曰臣聞豫讓報智伯仇稱于前史旣官身所
在何事非君陛下方弘庶虞之化臣實未謂歸順之晚
也儁曰此亦事主之一節耳累遷太子中庶子及曄立
慕容恪欲以績爲尙書右僕射曄憾績往言不許恪屢
請乃謂恪曰萬機之事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曄請獨裁
績遂憂死

晉書

注卷百十